

# 印 度 問 題

英 文 研 究 會 編 譯



東 北 書 店 印 行

印  
度  
問  
題

英文研究會編譯

# 目錄

前言	編者(一)
印度的形勢	A·狄亞科夫作(二)
分治的印度	A·狄亞科夫作(八)
克什米爾真象	T·葉爾釐夫作(一八)
印度的反共運動	D·坎倍作(二八)
印度職工運動	B·A·且吉作(三〇)
甘地與印度	A·狄亞科夫作(三八)
印度兩週紀行	I·舒瑞伯爾作(四二)

## 前 言

在這個小集子裏大大小小共收集了七篇文章。在這七篇東西裏，我們可以看到英帝國主義者所允許的印回分治是什麼，印回的不斷流血衝突，克什米爾事件及甘地的被殺是誰造成的；我們看到國大黨與回教同盟上層領袖們的日趨反動和美英帝國主義分子所策動的反共與反人民運動，也同樣看到印度工人階級及其先鋒隊——印度共產黨爲擺脫印度人民的悲慘的殖民地命運對英帝國主義所進行的英勇鬪爭。

從一六〇〇年英國資產階級滅亡印度的工具——東印度公司開始在印度建立，到印度的完全殖民地化迄今將近三百五十年。這三百五十年是英國資產階級對印度的掠奪史，同時也是印度人民的血淚史。在這漫長的期間，印度人民曾進行過無數次的流血鬪爭，尤其是一八五七——五九年由印度土兵（由印度人組成的英國僱傭軍隊）開始和有農民及手工業者參加的反英武裝起義，幾乎震撼了英國在印度的統治。但由於起義者缺乏統一的領導，加上封建主和王公們的出賣，一場轟轟烈烈的民族解放運動終於失敗了。

英國殖民者在印度建立了近代的鐵路和工業，同時也給印度帶來了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印度共產黨。自此以後鬪爭的形勢變了，鬪爭是更具有組織性和領導的了。由於英帝國主義的陰險狡詐，印度資產階級和地主的反動及民族和宗教的複雜，印度的民族解放自然還有許多困難與阻礙。但我們深信，擁有近四億人口的印度民族解放運動在印度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印度共產黨的領導下，再加上亞洲其他民族的解放運動的幫助，其最後勝利的日子是不會太遙遠的。

希望這本小冊子的出版能給研究印度問題的同志以些微幫助。

——編 者

一九四八年八月九日

## 印度的形勢

A·狄亞科夫作

印度的事變繼續引起民主世界的注意。

就兩個新自治領而言，分治已導向政治與經濟的嚴重後果。印度人、回教人及錫克人間的流血衝突隨着分治而來，這些衝突在旁遮普省已呈特別嚴重的程度。成百萬的印度人與錫克人已自巴基斯坦逃亡；成百萬的回教人已自印度聯邦逃亡。

大量難民在兩自治領中的出現，加劇了困難的食糧情況，尤其是在印度聯邦，那裏就不能生產足夠其自己吃的食糧。

在旁遮普省許多地方的田野上，由於屠殺和居民的大批逃亡，都荒蕪了，甚至各地的成熟穀物都未收割，那裏在平常的情況下，出產大量的食糧。

印度聯邦的工業是處於悲慘的狀態。在許多工業中，轉回和平時期的生產已大大減低產量。失業到了有威脅的程度。經濟生活的一個重要元素——棉麻工業都未開工。直到最近，才締結了允許自巴基斯坦向印度聯邦輸出生麻的協定。但在重要的經濟問題上兩自治領間的磨擦在繼續着。

兩自治領間的政治爭論同樣地仍未解決。首先對克什米爾問題是這樣。（請參照『分治的印度』一文）

\*

\*

\*

無論是國民大會黨或是回教同盟，都未履行他們於一九四五——一九四六年選舉時所作的諾言，

他們也沒表示過有履行這些諾言的打算。

要以目前時期的印度狀況來判斷，國大黨大選綱領當時多少是有些進步性的。國大黨許諾過為爭取完全獨立而鬪爭，它的領導機構曾拒絕違反人民利益與剝奪人民自主權利的自治領地位。

國大黨的選舉宣言也允諾過消除私人土地的所有權（實際上，規定對地主給以補償）；基本工業，首先是那些為外資控制的工業的國有化，最低工資標準及每日八小時工作制。它進一步許諾了一部民主的憲法與一般成年人的普選權。該宣言又宣佈，若國大黨當權，印度將變成一個各民族國家的自願聯盟；小的土邦將被取消，合併在同一民族構成的省裏；土邦的人民可在印度立法機關有他們的代表。

就是這個綱領使得國大黨在選舉中獲勝，並在省立法議會中，以及後來在印度聯邦的立憲會議中使它佔了大多數。立憲會議的議員都是由省立法議會選舉的。由一位在名望上僅次於甘地的國大黨領袖——尼赫魯組成了政府。

實現這一綱領，底確可能某種程度地減輕印度現在正經歷着的困難，並將贏得羣衆的擁護。但是已經掌了權的國大黨領袖們不但未實踐其諾言反而執行了壓制人民運動的政策。

起初，尼赫魯內閣會聲稱追隨不依靠外國帝國主義的政策，並答應與其它國家建立友好關係。但是它不久即放棄了它的獨立路線，而且現在正傾向接受來自美國的帶着枷鎖的「援助」。因此尼赫魯政府不僅使印度在政治上與經濟上，直接依靠着倫敦，而且也依靠着華盛頓。它正追逐着一個與美國壟斷資本日益密切聯繫的政策。

在國大黨領導機構方面對外部壓力的投降已在人民中間招致深切的失望。特別是在立憲會議起草了憲法草案之後，羣衆感覺到他們受了欺騙。這部憲草是一紙極端不民主的文件，它把獨裁的權力給

予了總統和各省省長。這部憲法草案未決定對英關係的問題，但國大黨的領袖們却更加時常鼓吹這種觀點：即若印度留於大英帝國之內，她的主權不會蒙受損害。這樣，就為保持印度現狀打下基礎。

政府的更換並未緩和農民的重担，他們仍然受着地主的重租盤剝。為英國帝國主義所扶持的封建主義殘餘直堅持到今天。許諾過的土地改革（依此改革，將自地主手中收購土地）已無限期拖延，因為地主不準備接受印度聯邦臨時政府所給的償付代價。在貝哈爾省，政府給地主的代價相當於他們每年收穫價值的五倍。但是，甚至這樣大的數目地主都不滿足。

尼赫魯政府同樣地未能滿足工人階級的最迫切需要。政府在工業衝突中，一貫地站在僱主方面，迫害和鎮壓工人組織。

國有化工業的諾言仍徒具空文。在國大黨的經濟計劃中，它建議將基本工業的國有化推延五年。政府甚至認為這個期限還太短，並已給予資本家保證，國有化至少將再過十年才實行。

民族問題也仍未解決。印度聯邦決不是一個各民族國家的自願聯合。相反地，憲法草案十分明確地把民族不平等定為合法。印度語與英語已被宣佈為正式語言，而為大多數人民所說的語言——孟加拉語、安德拉語、馬拉茲語、坦米耳語等等——已降到次等地位。

並未取消小的土邦和在較大的土邦引用民主制度的印度聯邦政府，正鞏固封建王公們的政治地位。它同意立憲會議與立法機構中的半數代表由王公們指定，其他的一半由地方立法機構選舉，而這些機構包括了大量王公們的從僕。所以，這個政府本身是與印度國內最反動的份子站在一條綫上的。無論是在印度聯邦或在巴基斯坦，對任何極端關切人民利益的問題都一點沒給解決，這也是人民中間日增不滿的另一原因。

\*

\*

\*

在數處地方，農民運動已達到羣衆暴動的規模。

一個強大的農民運動已在擁有一千六百餘萬人口的印度的最大土邦之一——海得拉巴發展起來。尼扎姆（海得拉巴土邦統治者的專稱——譯者）不願尼赫魯政府所使用的壓力，仍不同意將海得拉巴合併於印度聯邦。尼扎姆的頑強是因為英國的背後支持。

然而，海得拉巴問題的困難之處不是海得拉巴加入印度聯邦與否。海得拉巴是一個多民族的土邦。它的居民百分之五十以上是安德拉人，近百分之三十是馬拉茲人，近百分之十是坎納利人，而百分之十是印度人，現在後者是統治的民族。尼扎姆與統治集團的大部成員——地主、商人和官員——都是印度人和伊斯蘭教的崇拜者，因是，百分之九十的居民都是印度教的信徒。佔居民壓倒多數的安德拉人，馬拉茲人與坎納利人已下降到被剝奪了公民權與被壓迫的佃農地位。

安德拉人居於台雷甘納區。這裏的農民的命運尤為悲慘。農民暴動於一九一六年下半年即在此間爆發了，後來蔓延到該區的大部份。由於暴動，總約五百萬人口的兩千餘鄉村已從尼扎姆官員的統治之下解放出來。人民的委員會，法庭與防衛支隊已在解放的鄉村裏建立，地主的財產已分給無地的農民與農業工人。單在納爾岡達區的阿達哥多就分配了一萬英畝左右的土地。尼扎姆的部隊曾包圍了這塊叛變地區，縱火焚燬了七千間以上的農民房屋，拷打兩萬以上的被俘農民，可是幾近兩年的叛軍現在仍然保持着不屈地位，來反對一萬尼扎姆部隊和反動的「伊蒂哈杜爾回教」武裝分遣派。台雷甘納的暴動已影響到其他的海得拉巴民族，從事反對壓迫的堅決鬭爭。

甚至這樣的情況之下，代表有產階級利益的國大黨仍然將其自己局限於要求海得拉巴合併到印度聯邦與實施某些無意義的改革之上。而海得拉巴的民主組織已比這些進步得很多了。他們正為推翻英國代理人尼扎姆與地主們的統治而作戰。



由於台雷甘納的暴動掀起了馬德拉斯省那些有安德拉人居住的地區的團結運動。那裏，幫助叛亂者的委員會已經組成。全部三千萬安德拉人都正積極參加反地主的鬭爭。

澎湃的農民運動並不限於海得拉巴及其鄰近地區。它包括幾乎全部的南印，以及北印和中印的許多省份和土邦（貝哈爾省，孟加拉省，巴羅達）。

兩自治領中的勞工運動也正表現着增進的力量。

工人與僱員正聯合抗議物價的增漲與生活狀況的日趨惡化，要求增加工資、八小時工作制與工業國有化。南印重要工業中心科伊姆巴托爾的四千紡織工人，康波爾（北印）的工人，阿麥達巴德（印度中西部）的教師，西孟加拉的公務員，貝哈爾省的若干鐵路工人及煤礦鑛工已經罷工三個月。罷工運動也在巴基斯坦開始了，那裏，喀喇蚩的碼頭工人與海港工人和公務員已放棄工作。

\*

\*

\*

兩自治領政府對羣衆們的要求（這些要求最近連他們自己都認爲是完全正常的）怎樣回答的呢？在兩自治領內，而尤其是在印度聯邦之內，當局正依仗着鎮壓的措施。聯工會，農民組織與民主黨派正遭受着他們在英帝國主義統治下所遭受的同樣的迫害。

在某些省和土邦內（西孟加拉，德里，印度爾土邦與特拉凡科爾土邦），共產黨已被禁止。在其他的省份內，正逮捕活躍的工人和封閉進步的報紙。尼赫魯政府已下令逮捕職工會的領導人員。全印職工大會主席 S. A. 且吉也係被捕者之一。

二百餘名職工會，青年與農民領袖已被投入西孟加拉的監獄中。參加罷工的一切加爾各答的公務員均被解職，其中有一百三十五人已被監禁。巴基斯坦的反動派和印度斯坦的反動派是一樣的。在喀喇蚩逮捕了職工會人員與共產黨人。

許多被逮捕的民主領袖已被拷打至死，在這些死者當中有聯合省共產黨組織的領袖 R. D. 布哈拉維依與馬德拉斯省農民運動的領袖庫普斯維梅。據孟買省內政部長狄賽所作的報告，一千餘職工會領袖與共產黨的案件現仍未轉解法庭，因為尚無充分將他們送至法庭的證據。

政府一方面繼續把爭取印度獨立與民主運動的鬥士關在獄中，一方面却允許對人民犯罪的反動派遣遙法外。與刺殺甘地有關而被捕的數千『R. S. S. (國家公僕會)』、『全國同盟衛隊』與『印度麻哈薩巴』各反動軍事化組織的成員，在聯合省，馬拉巴海岸（印度西部）及其他各地已獲釋放。

反動派正企圖用恐怖恫嚇勞動人民。經濟罷工幾乎就被認為是叛國。尼赫魯已警告公務人員，若他們企圖以罷工維護他們的經濟利益，就解僱他們。換句話說，國大黨的領袖們正公開致力剝奪勞動人民為改善其狀況而鬥爭的一切合法手段。這些行動招致着廣大人民的堅決抗拒是不足奇怪的。

在孟買舉行了抗議政府鎮壓的羣衆示威，而且在許多工廠爆發了罷工。馬德拉斯省罐頭工廠的工人採取了罷工行動。罷工也在科伊姆巴托爾，亞格拉，艾洛爾，古杜爾，摩喜達巴德及數其他城鎮發生。抗議禁止共產黨和警察迫害工人與農民組織的農民示威正在貝哈爾與馬德拉斯兩省進行。在阿拉哈巴德，一羣大學教授發表了一封函件，對反動派反對共產黨與其他民主組織的陰謀表示憤慨。聯合省的進步作家，批評家與詩人，加爾各答的進步作家與藝術家協會，二十五個孟加拉專科學校的教授與講師，孟加拉的婦女組織，南印記者聯盟及許多其他人士已發出一果敢抗議，反對迫害共產黨與查禁民主報紙。

一九四八年四月十四日出版的『新聞自由雜誌』，於評論西孟加拉禁止共產黨時，寫道，政府的這一政策不僅已引起工人階級的不滿，也引起中間階級的不滿。

在印度聯邦與巴基斯坦對民主組織的警察措施表示了這兩個自治領的統治集團愈益變得脫離羣

衆，和踏上反動之途。國民大會黨與何致同盟的領袖們已成爲帝國主義者的工具，他們正盲目地奉行着後者的反人民政策。

(丙杰譯自『新時代』雜誌第二十三期，一九三八年六月二)

## 分治的印度

A·狄亞科夫作

英國議會的分治印度的法案已於一九四七年八月十五日付諸實施。英國在印度半島上現在有了兩個新的自治領——印度斯坦（或稱印度本部）及巴基斯坦（意爲「潔者之邦」），而不是一個殖民地的印度了。巴基斯坦由兩個單獨的不連在一起的部份——東西兩部份組成。印度的軍隊與財政均已分開，新自治領的邊界也已劃定。

印度的民主報紙早在一九四七年夏即指出印度分治不是旁的，而是英帝國主義爲保持其在印度的地位而進行的一個新策略。很容易預見到，按照英國的命令，只是根據宗教的信仰，毫不照顧人口的民族成份及其經濟聯繫而實行的分治，將不會解決任何印度內部問題，更談不到印回問題了。

印度民主人士的恐懼已被自印度分治以來所發生的一切所證實。

按照一九四七年七月十八日的英國法案，下列的問題應在兩個新自治領的邊界能決定以前獲得解決：孟加拉與旁遮普兩省應否分治問題；西北邊疆省的未來問題；阿薩密的塞爾海特區併入巴基斯坦問題及信德省的未來問題。

國大黨的全印委員會接受了該法案中概述的英國計劃——盡人皆知的蒙特巴頓計劃，這一計劃是

經過一種不大的多數接受的。確定無疑的是從計劃所製定的選舉方法看來，旁遮普與孟加拉兩省是會被分割的。孟加拉與旁遮普省的非回教區立憲會議議員們大多數是國大黨員。雖然他們在立憲會議中是少數，但投票制度則是這樣的：他們在分治問題上佔有決定性的投票權。

這便是爲什麼回盟領導者一面接受蒙特巴頓計劃，一面却表示反對這兩省的分治，而且能這樣做不怕使計劃停頓下來。雖然對印度國大黨來說，接受蒙特巴頓計劃意味着投降英帝國主義，但封建地主回盟領袖們在既定的政治局勢中從印度分治中得到的利益與英帝國主義所得的一樣多。

完全接受蒙特巴頓計劃的回盟所表示的反對旁遮普與孟加拉分治的抗議未曾且不能阻止計劃的實現，但這種抗議足使兩省的回民與非回民間的爭鬭進一步嚴重化。

作爲旁遮普分治的結果，印回兩民族終於發生血腥的衝突；數十萬人民被殺或受傷，數百萬人民失去了家園被迫逃亡。據最近的報導稱，四百萬的印度人與錫克人已自巴基斯坦撤出，同樣多的回民們也自印度撤出，超過一百萬的難民們在集中營等待撤退。

在西北邊疆省內，關於該省應加入那一個自治領，加入巴基斯坦或是印度斯坦的問題舉行了一次國民投票表決。只有百分之五十一有資格投票的人們參加了表決。此次投票表決的舉行，是因爲西北邊疆省政府、該省長官爲國大黨員沙錫布汗）宣佈反對將該省併入巴基斯坦，且全然反對印度的分治。

該省大多數居民爲巴坦人（阿富汗人），他們是回民。因此當該省是否加入巴基斯坦或印度斯坦的問題提出時，該省國大黨領袖們並不敢於宣佈贊成加入印度斯坦，因爲他們不能指望大多數人民的支持。巴坦人寧願保留爲統一的，不分治的印度內的一個自治省，也不加入旁遮普必佔優勢的巴基斯坦。

回盟在有多年的反抗英國統治的傳統的巴坦人中影響並不大。在西北邊疆省內的阿富汗農民中有

很大影響的「紅衫」團體，或「上帝的僕役」這一組織是印度國大黨的同盟者。而阿布達爾·加發爾汗及該組織的其他領袖又是國大黨信徒。在與國大黨領袖們達成的協議中，他們要求國民投票表決應包括一個附屬的建議，即將西北邊疆省及在印度的所有阿富汗居民居住地應組成爲一獨立國——巴坦尼斯坦。此種要求無疑將獲得巴坦尼人的最大支持，因此英國政府便予以拒絕。

一九四七年六月阿布達爾·加發爾汗代表「紅衫」團與金納談判，答應金納說，假若回盟保證巴基斯坦不仍爲英帝國的自治領，便投票同意加入巴基斯坦。當金納拒絕此種保證時，「紅衫」團便拒絕舉行國民投票表決，結果只有一半投票者參加。但在國民投票舉行後這種要求建立巴坦尼斯坦的運動並未停止。此種要求獲得阿富汗政府的支持，該國寧願有一個居住阿富汗居民的巴坦尼斯坦作爲它最近的鄰國，而不願有那個巨大的巴基斯坦自治領。

這樣，在分治進行時便伴隨以嚴重的分歧與衝突；在旁遮普省則發生了印回間的流血衝突。

然而，由於印度最有勢力的組織，印度國大黨和回盟接受這個計劃，蒙特巴頓計劃已付諸實施。印度分成兩個自治領的影響是什麼呢？

由於實行分治只是依照人民的宗教信仰，而毫不注視經濟聯繫，民族的成份或各地區的地理位置，從它們領導一個獨立生存的能力來看，新自治領發現它們自己處於很不利的地位。

下列許多省份已完全加入了印度斯坦：馬都拉斯，孟買，中央省，奧里薩，貝哈爾及聯合省。印度斯坦還包括：有加爾各答城在內的孟加拉省西部，約佔全省的四分之一；拉合爾城東（拉合爾城已劃入巴基斯坦）旁遮普省一部，或約爲該省三分之一；並有阿薩密省的三分之二，即其東北部的山岳部份，該處與緬甸及中國的西康省爲界。

印度斯坦與已加入的土邦在一起約有三萬萬人口。所有大城市與重要的工業中心——加爾各答

孟買、亞麥達巴得、馬都拉斯、康波爾——都在其領內。它保持全國工業工廠的百分之九十。最富庶的鑛產區——包括查姆賽得浦爾城在內的邱達·那格浦爾省、奧里薩省、及中央印度的全部高地——佔全部有用鑛產（煤、鐵、錳、石油）的百分之九十——也劃入印度斯坦。

劃入巴基斯坦者有西北邊疆省、信德省、俾路支及旁遮普之西部。這些省份構成巴基斯坦的西部。與西北邊疆省各邦及所謂獨立的阿富汗種族一起，西部巴基斯坦有人口二千七百萬。巴基斯坦東部包括孟加拉省的東北部及西南與阿薩密省相接壤的部份，總計有人口四千萬。巴基斯坦的西部與東部分離，相隔一千三百公里。巴基斯坦最大城市為拉合爾；其最大港口喀喇崙為臨時首都。巴基斯坦東部的行政中心為達卡，其最大港口為吉大港。巴基斯坦缺乏鑛產，但糧食與農產原料較印度斯坦為多。旁遮普與信德種植大量米麥，頗大地區種植長纖維棉花。大量黃麻產於巴基斯坦的孟加拉部份，但於加爾各答紡織。因此巴基斯坦是一個農業國，其經濟具有殖民地性質。

就解決民族問題來說，印度的分治乃是一種退步。民族成份極為單純的孟加拉省人民被分割到兩個自治領裏來。旁遮普省是這樣地被分開來：它的界限不是按照旁遮普人與印度人居住區的分界綫來劃定，而是通過旁遮普人的住區劃定的。

因此，印度斯坦不是如衆所期望的一個同一民族的國家，巴基斯坦的情形也是如此。在七千萬巴基斯坦居民中，約有四千萬說孟加拉語言，約一千八百萬說旁遮普人的各種方言，四百多萬說信德語言，同數目的人民說普什圖語言，另方面並有數十萬說俾路支語言。在巴基斯坦的政治生活中，民族問題早已是主要的問題之一。

但宗教社團問題也未得到解決，爲了這一問題印度在表面上是被分割了。即使假定五百萬回民爲了逃避屠殺從印度斯坦逃往巴基斯坦，但超過二千五百萬的回民仍住留於印度斯坦及已加入其所屬土

邦之內，同時，在遷出五百萬難民以後，一千萬印度人與錫克人仍留於巴基斯坦。

因此，不但沒有解決任何印度的社會與政治問題，印度的分治反而在巴基斯坦與印度斯坦的關係上產生許多新的困難的問題。這些問題可能且將必然被英帝國主義所利用以對印度及巴基斯坦施以政治壓力。

在印度斯坦與巴基斯坦實行蒙特巴頓計劃所引起的階級力量組合的變化應受到特別的注意。

較之整個印度分治以前，印度斯坦已成爲相對地更爲高度的工業與資本主義國家。在印度斯坦，封建因素的重量和勢力已相當地降低，雖然幾乎所有土邦已併入其中。土著資本——鋼鐵，棉花，黃麻纖維，糖，煤等工業——的主要壘壘幾乎都在印度斯坦境內，此外並有種茶的農場與重要的海港。因而印度工業與農場的工人及一大部份的鐵路工人從印度斯坦出現了。從而增強了該自治領內資產階級與工人階級的相對重要性。

在巴基斯坦，該處鐵路工廠爲最大的企業，大部工廠工業是屬季節性的，土著的資產階級力量很弱。他們主要是由商人與高利貸者構成。工人階級也是很小的。另一方面地主階級的相對力量則已增加。巴基斯坦與印度斯坦的階級力量的組合與相對力量的變化反映在兩個自治領的政策上面及他們目前所面臨的社會問題的性質上面。

印度國大黨領袖們接受蒙特巴頓計劃乃是一種妥協及印度資產階級與英帝國主義訂立密約的結果。密約是基於雙方的讓步。英國政府宣稱它準備給印度以自治領的地位，國大黨爲它自己的利益拒絕了立即使印度獨立的要求，同意印度分治。

主要促使印度資產階級作這種政治妥協的是它恐懼爭取民族解放的羣衆運動。政治妥協是經濟妥

協的另一面。關於分割印度市場已達成協定，特別從成立許多聯合的英印公司一事可以看出。顯然的，是印度資產階級害怕它會失去在英國凍結的數百萬金鎊；並有一種不是多餘的疑慮，即美國帝國主義可能證明是一個較英帝國主義甚至更使人不快的競爭者。

然而，與英帝國主義訂立的契約並非暗示着消除了印度資本家與英國殖民者間的對抗。無疑的，即使以塔他·伯爾拉·達爾米亞及其他公司為代表的印度上層資產階級（他們是最傾向於屈服英帝國主義的），也將力圖鞏固其在印度市場的地位並排擠出英國資本。至於孟加拉、馬拉他及其他印度資本家集團們，一般的他們從這個契約中獲得極少的利益。這便說明為什麼即使在國大黨的領導者中，蒙特巴頓計劃只是由一個小的多數通過；贊成這個計劃的票數少於反對與棄權相加的票數。

印度上層資產階級與英帝國主義間訂立的契約對於印度的政治生活充滿以極嚴重的後果。它顯示着印度資產階級及所有代表這一階級的政治團體已完全放棄了對帝國主義的鬭爭。自從宣佈為自治領以後，印度階級力量的劃分更加尖銳化。國大黨的右翼向工人階級發動攻勢，這從反罷工法及藉建立印度全國職工大會（由代理總理兼內政部長薩達爾·巴特爾主持）來反對全印職工會以分裂工人運動的企圖即可看出。另一方面從逮捕勞工領袖與在國大黨報紙發動的反共運動也可看出來。

還有一個說法是：將印度國大黨改變為一個單單是印度資產階級的黨。某些印度政客們強調這個想法，說印度爭取獨立的鬭爭已經過去，並說必須建立與英國的友好關係及經濟上的緊密聯繫。在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十六日加爾各答商會的會議上，總理尼赫魯宣稱：「戰爭終結了，同樣，爭取印度獨立的鬭爭也終結了。」

是的，印度的政治領袖沒有一個宣稱贊成在一九四八年六月以後延長作為英國自治領的印度地位。但有一切理由相信假若印度的政治條件允許的話，印度上層資產階級將滿足於無限期的自治領地



位。

糾集反對勢力也表現在成立在「印度教大會」庇護下的法西斯式的各種組織方面。

另一方面，民主陣營也同樣聯合它的力量並變得更为積極有力。國大黨領袖的投降與他們對蒙特巴頓計劃的接受在國內民主人士中引起深刻的不滿。全印職工大會通過決議，抗議印度的分治。

印度共產黨將蒙特巴頓計劃描寫為英帝國主義對印度民族解放運動的一個新攻勢，並號召進行抵抗這個攻勢的鬭爭。

至於國大社會黨，由於中產階級及民主的知識份子對印度國大黨的妥協政策的不滿，已使他們的領袖多少改變他們的策略。他們沒有明確的與國大黨破裂，却已迅速將他們改名為印度社會黨，並宣稱他們將也接受非國大黨員入黨。最右的領袖們事實上已放棄爭取獨立的鬭爭，並正集中他們的力量進行分裂工農的運動。

工農運動在今天印度政治生活中是這樣重要的一個因素，以致印度斯坦的統治人士不能完全忽略這一運動的政治要求。這個運動在某種程度上甚至束縛了那些願意向英帝國主義作更大讓步的份子們。

印度政治生活中一個重要因素是印度政府與土邦間的關係。除海得拉巴外，幾乎所有土邦日前均已加入印度斯坦。國大黨向土邦妥協，允許他們委派各邦代表的半數參加印度立憲會議。土邦加入印度斯坦這一事實乃是民主運動壓力的直接結果，民主運動是希望消滅單獨的與孤立的土邦的。最大的土邦海得拉巴的政府被迫與印度斯坦締結條約，海得拉巴在條約中同意共同防禦且不得與外國發生直接關係。

印度土邦是一種封建主義的殘餘，封建主義構成印度發展的最大障礙之一，除土邦王公與地主

外，印度社會的各階級都渴望把他們肅清掉，甚至印度資產階級也對此發生興趣，因為土邦的存在阻止了完整的國內市場的發展。土邦王公們感覺他們的地位在新情況下極爲動搖，正企圖加強他們的地位且甚至願同意某種改革及向人民（如在比康納，查浦爾，瓜里爾，海德拉巴諸邦）的要求讓步。印度斯坦政府對土邦的政策無論如何都不能說是堅決與一貫的；然而在克服封建的分裂方面採取了幾個步驟。

假若總結印度斯坦政府的行動，應當說它始終未實行國大黨在一九四五——四六年選舉時所宣佈的計劃。它未施行土地改革或廢除地主制度，未廢除對高利貸的債務，未將大工業國有化，它同意了向王公們妥協。

政府保留了印度斯坦的政治與行政上的舊區劃，並未解決國內的民族問題，在印度斯坦有許多民族——馬拉塔斯，古拉蒂，卡那里斯，安得拉斯，馬拉雅里姆斯——被分割在各不同省與小邦內。印度的行政區劃甚至在最近將來也不打算進行根本的改革。

印度證實了這一事實：資產階級甚至無能實行基本的民主改革；而沒有這種改革，國家的及生產力與文化的迅速發展便不可能。而且沒有這些改革印度便不能得到真正的獨立。

\*

\*

\*

假若只從併入巴基斯坦的地區工業上極端不發展這一理由來說，則巴基斯坦的形勢與印度斯坦的形勢都有根本的不同。關於這方面，回盟內部所發生的變化是重要的。自分治以來回盟內的民主人士開始覺醒，回盟領袖們的反帝國主義的煽動博得了回盟民主人士對成立巴基斯坦的支持。巴基斯坦的統治人士在『泛伊斯蘭』與反印度斯坦的煽動的帮助下仍能保持他們對羣衆的影響。在巴基斯坦舉行的招待回教國家記者的會上，提倡『第六大陸』的思想，即建立所有回教國家的聯盟。巴基斯坦總理

李亞主特·阿里汗經常在他公開的演說中攻擊印度斯坦政府，譴責它迫害回教徒並追逐一種征服朱那加德，克什米爾及其他回教土邦的政策。

印度斯坦政府呼籲安理會研究印度斯坦與巴基斯坦間的形勢，宣稱後者正支持着對克什米爾與查漢的軍事侵略。

印度報紙，不是沒有理由的，責罵巴基斯坦的土著武裝侵略克什米爾應由西北邊疆省長官肯寧漢負責。誠然，沒有他的允許和幫助，被西北邊疆省使其與克什米爾隔離開的土著是不會侵略克什米爾的。還值得注意的是這一報紙的報導：若干分遣隊經過英國設防地帶吉爾吉特侵略克什米爾。

從報導來判斷，克什米爾事件具有一種長期互相殘殺的戰爭性質。克什米爾的侵襲使印度斯坦與巴基斯坦的關係緊張起來，無疑地這使英國更容易對兩自治領政府施以壓力。無疑地，英國對新自治領的政策是根據巴基斯坦內的反動份子強於印度斯坦的反動份子這一事實製定的。

回盟內部的民主派顯示着一種脫離回盟的傾向。甚至其中某些著名的領袖們已脫離了這個隊伍。這種情形就表現在謝絕担任巴基斯坦政府內的主要職位。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下旬，西旁遮普省回盟主席伊甫蒂略盧丁自該省政府辭職。

同時，將看到回盟內反動領袖的傾向則是將它變成一個地主與高利貸者的組織，變成一個反動的堡壘。十二月中旬在喀喇蚩舉行的回盟會議的一次會上，金納宣稱該會的目的，一方面是解除居於印度斯坦的回盟盟員對該盟的義務，另一方面將巴基斯坦的回盟改變為一個巴基斯坦的全國同盟並吸收其他宗教團體的信徒們參加回盟。

金納將回盟改成為巴基斯坦的一個「全國」組織的意圖祇能解釋為這樣一種願望：即團結所有反動份子於一個單一的黨內以及為解散巴基斯坦內所有民主團體鋪平了道路。

回盟會議於十二月十五日結束討論，通過了一項決議，贊成將回盟分裂為兩個獨立團體：巴基斯坦回盟與印度斯坦回盟。然而，組織巴基斯坦全國回盟的提議未被通過。

金納屢次地宣稱巴基斯坦將仍為一個英國的自治領。巴基斯坦政府同意英國的要求，以被保護國的形式將許多邊境的土邦及部落地區（如著名的喀拉特，位於伊朗邊境為俾路支最大的土邦）置於英國的控制之下。與阿富汗為鄰的斯瓦特與狄爾兩土邦也同樣未加入巴基斯坦，但只允予後者以在其領內保有軍隊的權利。

應當指出的是重要的堡壘與要塞地帶位於許多土邦領內。『印度斯坦標準報』報導稱，在孟買已盡人皆知巴基斯坦政府與英國簽訂密約，規定英國在巴基斯坦領內保持軍事基地。這樣，巴基斯坦正被變為英國在東方的橋頭堡壘，成爲一個龐大的第二外約旦。

\*

\*

\*

因此印度的分治並未使印度斯坦或巴基斯坦獲得渴望已久的獨立。這對印度人民是不利的，印度人民未能獲得完全的獨立只是因爲最大的政黨印度國大黨的領袖們的投降。印度分治只有利於曾面臨完全失去印度的威脅的英國帝國主義，而且印度分治使它能夠獲得最高仲裁者的地位並能在印度半島保持許多政治與經濟的障地。

名義上彼此都是獨立的，然而印度斯坦與巴基斯坦在領土與經濟上是這樣密切聯繫着，以致沒有緊密互助關係便不能生存。但英國的政策在巴基斯坦與印度斯坦的反動派支持之下，阻礙着建立此種關係。應當指出英國政府在兩個自治領內保持了很強的政治地位。印度總督爲蒙特巴頓爵士。印度軍隊被分成爲印度斯坦軍與巴基斯坦軍，但直到最近他們共同受着前印度總司令奧欽勒克陸軍元帥的統率。一大部份的將領和高級軍官是英國人。印度斯坦與巴基斯坦的許多省份仍有英國的長官。英國官

員在兩自治領的行政機構內担任要職。此外，假若還記得英國資本有力控制着兩自治領的經濟，那便會了解到爭取印度真正獨立的鬭爭仍是遠未完成的。

（白林譯自新時代週刊一九四八年第三期）

## 克什米爾真象

T·葉爾蕭夫作

克什米爾所發生的事件，使得英帝國兩個新自治領（印度及巴基斯坦）間的關係緊張到這種程度，以至於根據聯合國機構印度代表的說法，這些事件「或將危及國際和平與安全」。

英國報紙常偽善地呼籲和平及合作時，表示深因印度人民沒有英國幫助便「不能」解決自己的問題而惋惜。保守黨的「每日電訊報」和「每日郵報」不去尋找本應從克什米爾事件中去尋找的，對這些事件負有責任的人，却去製造反蘇謊言；而其他報紙對於這些謊言，絲毫未因其鄙陋感覺不安，却反予以轉載。同時，這些報紙對英國在這些引起兄弟民族流血衝突的事件中所起的作用保持緘默。

大家都深知道：關於印度土邦情勢的消息非常少，而且得經過嚴格的檢查。因此在孟買以英文刊印的R·錢德拉所著的一本題為「向克什米爾致敬」的小冊子便是十分有趣味的。冊子雖小，但却寫滿事實可使克什米爾的屠殺是因誰而起，因何而起這一問題更加清晰。

克什米爾是最大的印度土邦中的一個。其面積差不多與英國相等，人口在四百萬以上。鑛藏豐富：煤、石油、鐵礬土、鐵、鎳、黃金。

「病人送到克什米爾休養，去藉帶來生命力的峽谷中的食物和空氣，日光和水……以恢復健康。遊客帶着紅潤的面頰。

「健壯的身軀從克什米爾歸來。」（該書第三頁）

但是在這富沃的國度裏，人民却是全世界中最窮困的。「遊客紅潤而頰中的血液，是榨自克什米爾兒童的身體。」

工業的發展非常微弱。居民的百分之九十六是農民，他們大都極端渴望着土地。

「一年不足十一個盧比——這是克什米爾平均每人每年的收入。以此與印度人的平均收入作比，後者是五十六個盧比。」

「你知道印度的貧窮意味着什麼，但克什米爾的貧窮比這還壞五倍。」（第三頁）

絕大多數的克什米爾人民是文盲。在廣潤的國土上，小學不足一千所，中學只有十九座。全國只有兩座名符其實的醫院——其一在斯立那加另一在查謨。

居民的百分之八十是回教徒，但H·辛克大君和整個的上層統治階級都是印度教徒。道格拉王朝（大君便屬於這個王朝）從英國人手中領得這個國家作為參加一八四六年阿木里普爾條約中之軍事聯盟的報酬。英國則因此而附帶地從大君手中取得錫克幣七百五十萬盧比。

克什米爾是英帝國主義的一個重要軍事基地。這小冊子關於近年來尤其在大戰期中英國當局在克什米爾所採取的措施，作了如下的敘述：

「在許多年中，英國特別從大君手中「租用」吉爾吉特的邊境地帶，該地有包括英軍、印度軍及地方軍的特別要塞「保衛着」邊境。在大戰期中，吉爾吉特由一個閉塞的山地要塞發展成爲一個具有自己的飛機場並有頗等軍用公路聯結印度其他地區的真正軍事基地——一個完善的對蘇發動攻勢的跳板。在斯立那拉也發展了原有的飛機場。這飛機場不再僅僅止於作爲一片遊戲場，兼供大君嫵嬈的飛機在這裏表演。變成了一個第一流的軍用機場，一個吉爾吉特的便利的後方基地。」

「在英美帝國主義的秘密軍事計劃中，克什米爾佔有重要地位。爲了英國的利益，保持克什米爾是必要的。」

克什米爾的大君一向便是英國的傀儡，事實上英國仍然是該邦的真正統治者。

「克什米爾的最重要的職位，都由政務廳所最信任的人佔據（指前印度政府管理土邦的政務處。）

「總督代表是以其在諸土邦的「功業」而聲名遠揚的魏伯上校

「克什米爾的陸軍總司令是退職的斯放特少將……

「警察總長是另一個白種的大人——他的名字是鮑德爾」

英國人一日有其傀儡大君統治克什米爾，便一日不必担心其印度北部的基地。但大君的暴虐統治愈來愈深地受到強大的人民民主運動的威脅。大君在這個運動的壓力下，不得不作些讓步，並允許某些立憲方面的改革。是在一九三一年到三二年，克什米爾出現了第一個羣衆的政黨——回教會議黨，後來易名為克什米爾國民會議黨，其第一任主席，是墨哈墨德·阿伯杜拉主教。該黨要求立即組織對普選產生的議會負責任的政府。它反對英國加於印度的作爲印回鬪爭原因之一的教族制度。

在許多年中，英國控制下的大君及其政府的政策，是用來煽動教族之爭的。該邦的法律歧視回教徒：只有印度教徒才准許攜帶武器；牛的「謀殺者」（牛被印度教徒認爲聖物）可處以十年監禁；用人民所不熟悉的語言在學校進行教育。

以最嚴厲的壓迫辦法用來對待人民民主運動。同時，運用了一項英國人所慣用的計策，此即煽動教族鬪爭。因此在一九四四年，一個新黨於回教會議黨的舊名稱下建立起來，它按照回教同盟領袖的訓令行動，並支持要求巴基斯坦（即以教族爲標準把印度分裂爲兩個國家）。

但壓迫和分裂人民運動的企圖，都不能制止運動的成長。在一九四四年，國民會議黨出版了一本題爲「新克什米爾」的小冊子，其中要求克什米爾轉變爲一個民主國家。

根據美國記者A·羅斯的報導，阿伯杜拉主教的活動「在保守的英國人士中引起很大的憂慮。羅斯寫道：

「克什米爾民族運動的發展真太猛烈了。」

『政務處決定：「必須粉碎國民黨」。』(十一頁)

在一九四六年春，服從於政務處的克什米爾拉姆乾德拉·凱克，把『法令統治』伸到該邦的每一角落。名叫斯考特的英國人，使克什米爾的軍隊完成作戰準備，並召回海外的兩團克什米爾軍隊。

去年八月，甘地訪問克什米爾，他與大君之間有下列一段問答：

「你有多少武裝部隊？——甘地問

「一萬。

「其中有多少克什米爾人？

「差不多一個也沒有。

「如此說來阿伯特拉主教是正確的。你在摧殘國軍隊的幫助統治本國人民。這表示出你畏懼人民。……」

執行着政務處訓令的大君，試圖以武力粉碎人民運動。克什米爾與在英國統治下如此受難的印度相比，則其恐怖統治尚超過印度所曾經歷過的每一件事。

「士兵殺人若狂。見人就開槍——不論是女人或是兒童。他們的口號是「殺」，實際上發生的也是殺。

「婦女示威的行列——這在該邦是很多的——受棍棒任意鞭打，被人強行時……。

「律師和醫生被命來以他們的頭巾和襯衣掃除斯立那加街道上的垃圾。

「書籍在公共場所被焚燒。

「在公共廣場上鞭撻犯人成了常事

「監獄是死的洞穴……。

「犯人所受的酷刑是無法形容的。當他們瘋狂地搜尋地下領袖時，沒有一個人被釋放過去，婦女和兒童則是這些「醜」下的最悲慘的犧牲者。」(見該書十五、十七頁)

英國傀儡的挑釁政策，受英國津貼的報紙所作的虛偽宣傳，克什米爾回教會議黨——回教同盟中的一個支部——煽動教族鬭爭的努力，所有這些都未達到其目的。克什米爾的居民一致支持國民會議



黨。粉碎該黨一事，證明爲遠較政務處及大君所預料者爲難。

「一九四五年，國民會議黨的組織作空前的最大發展。廣泛分佈的許多村委員會建立起來……。在國民會議黨的旗幟下，迅速組成工人階級的全新的小組，它們前此從未參加過任何組織……。在奧斯立那加毗鄰的地區，開始了在該黨幫助下的農民運動。」（見十一、十二頁）

克什米爾人民回答在英國驅使下的大君的挑釁，他們站起來爲自己的權利而戰。

「在大街上，出現了偉大的示威行列，高喊着克什米爾的兩個引導人民的新口號：「撕毀阿木里薩爾寶身契」和「滾出克什米爾去」。」

不但有支持國民會議黨的回教徒，而且有很多印度教徒聯合要求推翻道格拉王朝。政務處的計劃被挫敗了。它未能破壞克什米爾國民會議黨。

但克什米爾人民的鬭爭未能從印度最大政黨領袖得到必要的支持（印度國大黨和回教同盟）

「回教會議黨（同盟在克什米爾的支部）的上層領袖是如此激烈地反對國民會議黨，以至於他們的朋黨主義使他們甚至忘掉克什米爾同胞的痛苦，他們採取比中立還壞的態度。」

「真納先生和回教採取了只能鼓勵大君的態度。」

事實上，印度國大黨的領袖也未以有效的援助給予克什米爾人民的鬭爭，並且還企圖把國民會議黨轉變到「非暴力」的道路上去。

的確，有些印度國大黨的領袖，例如尼赫魯、A. G. 柯漢、A. K. 亞薩德，會爲克什米爾人民大聲辯護，但他們僅僅止於說話。尼赫魯曾企圖到克什米爾領導爲釋放阿伯杜拉主教（他已遭大君逮捕）而進行的鬭爭，但英國當局阻止了此一企圖。

尼赫魯被捕了。他的被捕，給克什米爾及全印度的人民運動以極大的刺激。但政務處知道：尼赫魯不會得到國大黨工作委員會其他人員的支持。並且，正如英國當局所料想的一樣，尼赫魯隨即連忙投降。

以後，當尼赫魯已是總理時，他終於到克什米爾去了，但是：

「可怕的悲劇是尼赫魯在斯立那如所致力所重不是加強與建立克什米爾的民衆運動，而是勸促其領袖打消此一運動，丟開「裏克什米爾去」的口號。

「沒有任何言語能適當地形容克什米爾人民的這種悲哀。」

錢德拉在結束其小冊子時寫道：

「克什米爾是今天的爭自由的 嚮導中心。英國帝國主義的爲在未來歲月中繼續掌握印度的整個政策，是圍繞着諾士邦及其國王的。這一點你可自內閣使領的方案中，自英印在諾士邦的新投資及諾士邦的軍隊、機場、海邊建設中看出來。」

後來的發展已證明這一點。

\*

\*

\*

我們知道：英國分割印度的方案，把土邦應加入那一個自治領的問題交給大君、酋長、國王及其他英帝國主義的頭戴王冠的傀儡們自行決定。

因此英國工黨政府不但加強了土邦王公們的地位，使他們能繼續無視人民的意志，並且加強了兩自治領中的反動勢力，引誘新自治領的政府與這些土邦的政府作危害人民的交易：

英國力圖把克什米爾併入會支持該邦反動政權，會壓迫民主運動並會保證維持英國帝國主義統治的一個自治領，以保持其對克什米爾的統治。

巴基斯坦在這方面的立場是顯然無疑的。當真納仍然是巴基斯坦總督的候選人時，他便宣佈道：加入巴基斯坦的各邦統治者，可以期望他的全力支持，並可期望維持其全部特權。

然而非常明顯的是，克什米爾的居民雖然多係回教徒，但不願加入巴基斯坦，因爲這意味着維持衆人唾棄的大君的統治並維持英國總督代表的虐政。

在大君這一方面，則不急於接受真納所出的價錢，因為他對巴基斯坦的諾言沒有非常多的信心。必須記住：大君在經濟上不但與英國聯繫，且亦與印度大資產階級聯繫。錢德拉在其小冊子中注意了這一點。

「克什米爾的統治者正在出賣克什米爾整個的未來。他們最近所達成的協議是：

「一項和強大的磨磨公司訂立的合同，予該公司發展或阻止克什米爾工業建設的廣泛權力；

「一項和孟買新印度保險公司的七年為期的協議，根據此協議所有該邦內外政府產業的保險事宜將全由此公司辦理。」（見該書第五頁）

印度政府與諸土邦統治者磋商時，同意讓後者在對內政策方面保持全權，但堅持國防、外交政策，及交通必須置於中央政府的權限內，印度國大黨同意：印度立憲大會的土邦代表應由國王任命，並且只有其中的一部份應由該邦立法團體中選出。當保證各大君的特權時，國大黨只要求各邦政體的「自由化」及各邦政府中包括親國大黨的各政黨代表。因此，該黨實際上拋棄了民主改革的要求。

國大黨領袖對克什米爾所實行的政策具有嚴重後果。一九四七年五月，前國大黨主席克利巴拉尼的訪問克什米爾，非常清楚地證明了這一點。克利巴拉尼不但不支持克什米爾人民的正義要求，而且還敦促他們拋棄「滾出克什米爾去」的口號，努力藉和平方法取得大君保護下的地方自治。

同時，國大黨的政策鼓勵了受命於英國顧問的繼續對國民黨採取壓迫辦法的大君。

所形成的情勢有利於英國計劃的實行。英國決定了把克什米爾變成兩新自治領武裝衝突的戰場，藉以達到兩個目的：第一，這戰爭能使英國加強其在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地位並使新自治領更加依賴英國。兩個軍事上都極端軟弱的自治領，將不得不乞求英國的幫助；而且，即使是很小的「戰爭，也會嚴重地防礙受分割影響而尚未復原的經濟。第二，克什米爾的武裝衝突不但在印度和巴基斯坦而且在克什米爾本地加強反動的假愛國份子，並且英國可自戰爭的形勢中得到好機會去完成一九四六年政

務處失敗了的事，即粉碎人民運動。

這情勢在另一方面也對英國有利；這使英國能藉別人實行其計劃，而自己則可表現為遠在鬭爭之外。英國帝國主義者打的主意是：支持大君的反人民反回教的挑撥政策，鼓動巴基斯坦侵略克什米爾，催促國大黨領袖與大君作危害克什米爾人民利益的交易，藉以甚至不必「髒手」便可坐享其陰謀的成果。

然而，在克什米爾的發展，表示出英國帝國主義者計算錯了——他們低估了克什米爾人民運動的力量。

一九四七年八月十五日印度分成兩個自治領之後，巴基斯坦不再努力以勸誘的方式說服大君，而開始走向直接的行動。巴基斯坦利用旁遮普之分割已使克什米爾失去所有聯繫印度的方便道路這一好機會，開始封鎖該邦，阻止鹽、硝石、麥，及其他重要必需品的運輸。巴基斯坦的廣播和報紙，對僅在不久以前自己尙對之勾搭的大君，發動了攻勢。在克什米爾本土，回教同盟發動了贊成加入巴基斯坦的運動。

自然，英國當局企圖假裝絕未插手其間，並對巴基斯坦的政策全無責任。然而事實上，他們保持了在巴基斯坦政府中的所有最重要的職位，並實在是該地的完全的主人。五個省主席中有三個是英國人。九個部長中有五個是英國人。武裝部隊的全部指揮權差不多都在英國軍官的手中。

西北邊疆省的完全的主人是喬治·肯寧漢爵士，據倫敦泰晤士報稱，他在印度分治之後「被迫執行法定職責以外的任務」。

邊境諸部落的領袖是受英國人僱用的，在對克什米爾投機時利用這些部落，並不是難事。他們已被武裝起來，有着軍火甚至汽車及汽油的供應，這些當然都會經過英國總司令麥瑟維將軍及六百英國

軍官（他們管理着巴基斯坦的兵工廠）的過問。駐防於部落所據的地區及克什米爾邊界之間，本來可以很容易防止侵略的部隊，於事前撤退一空。

據『印度斯坦時報』稱：

『部落地區的邊跡昭彰的舊英國代理人帖里，汗擔負起侵略的任務。』

克什米爾的三位『白種統治者』（魏伯，斯考特，鮑衛爾）在部落入侵前的一刻離開該邦，顯然企圖掩蓋他們同謀準備此次侵略的痕跡。

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二日，數千阿福利迪斯人和其他部落的分遣隊侵入了克什米爾。正如人人所能預料的一樣，在鎮壓徒手人民的示威時曾如此勇敢的大君部隊，判明爲沒有能力保護國家。克什米爾全國武裝部隊的參謀長R·辛克，據報已行『失蹤』。根據一項官方的報告，大君的全部行政機構（爲了建立這些機構並對他們施行監督，英國顧問曾工作了這許多年）『實際上停止了作用』。

但英國帝國主義者大大地計算錯了。克什米爾不是無防禦的。英國人在計算時所忽略的人民，羣起保衛克什米爾。大君逃跑了，但這並未在國內造成絲毫紊亂。一個臨時政府建立起來，其領導人是剛自牢獄釋放不久的阿伯杜拉主教。阿伯杜拉的臨時政府，建立了國民軍並組織了對侵略者的抵抗。同時，這政府開始進行了一些進步的改革。第一項改革是廢除強索於農民的封建性的勞役及稅收。國民會議黨的志願兵，建立了秩序並組織起抵抗。敵人並未如願以償地在幾天內佔領克什米爾。侵略者被阻於斯立那加的門戶之外；他們不能佔領這座城，而且被擊退了。

印度政府參加了克什米爾的軍事行動。印度政府，當接受大君的要求加入印度的提案時，宣告『一旦克什米爾恢復了法律和秩序並肅清了侵略者時，這問題必須參照人民的意見解決。』印度政府宣告贊成組織以阿伯杜拉爲首的政府——一個在事實上已經由克什米爾人民建立起來的政府。

大君沒有別的路可走，只有服從必然的趨勢。以阿伯杜拉爲首的非常政府在克什米爾建立起來由國民會議黨組成的國民軍及印度的空運部隊，把侵略者由克什米爾河谷逐出，並把他們逼退到該邦西部及北部的山區。

這場投機到了即將崩潰的地步。但英國帝國主義不願意屈服。巴基斯坦在英國報紙的鼓動下，現在正企圖以武力得到克什米爾。在『回教軍』中，已有國際旅團出現，其中不但包括英國軍官，而且包括些美國公民；據『內政軍事新聞報』報導，一個名字叫海特的代表這些美國公民的人，曾『代表愛好自由的美國人民』以一面錦旗獻給該旅團。

大君在建立非常政府時，同時保持其政府的完整如前。因此在克什米爾出現了形式特殊的雙重政治，而這只是有利於帝國主義者。由於大君的政府的挑釁活動，侵略者在克什米爾西面的有些地方及查謨已有了進展。

印度政府想以克什米爾人民爲代價與大君作場買賣。印度國大黨領導者中的反動份子，顯然無意加強國民會議黨的影響，並且正實行着恢復大君權力的路線。有一項事實提供了這方面的證據，即顯然在當時的印度陸軍最高統帥奧欽勒克與問之下，已派遣因反回教的宗教狂而臭名遠揚的錫克族部隊前往克什米爾。在很多地方，這些部隊的出現業已引起很容易被利用於挑釁目的的教族騷動。

由於英國政策的結果，克什米爾的『小』戰爭已帶有長期性，並有可能發展爲兩新自治領間的真正的戰爭。英國在兩自治領間進行『調解』的偽善的嘗試，現在正按照其必然的趨勢使得情勢愈益緊張。毫無疑問的是，倫敦只要以必要的訓令給予印度及巴基斯坦兩方的武裝部隊總司令，便能中止戰爭。但英國方面不計任何代價力圖除去克什米爾國民會議黨的民主政府，現在正以每一可能的手段使形勢複雜起來。

「各種手段都是用來爲着完成這一目的——由建議克什米爾分治或建議在公民投票前建立『兩自治領總督的聯合政府』，到企圖藉聯合國機構的掩護爭取任命一個像在印尼一樣的國際仲裁委員會。安理會的美國代表奧斯汀業已建議應在克什米爾建立一個『不偏不倚』的政府，以確定地爲英美帝國主義作代理人。」

英國憑藉着這些陰謀，希望粉碎民族運動並壓服克什米爾的人民，但它必將失敗。印度『納雅薩馬納報』稱：

「克什米爾的戰爭不是印度及巴基斯坦之間的戰爭，而是民主與反動之間的戰爭，民主的勝利正一天比一天地更靠近。」

民主的力量是無敵的。假如克什米爾人民繼續團結，並在一個共同反帝綱領的基礎上與印度及巴基斯坦的民主力量共同奮鬥，則帝國主義者及其代理人的全部陰謀便都將變成泡影。

（陳致生譯自『新時代』第十期——一九四八年三月三日）

## 印度的反共運動

D·坎倍作

（原題：對印度共產黨的鎮壓）

西孟加拉省政府已宣佈共產黨爲非法，在職工會、農民聯合會與青年組織中逮捕了逾二百名共產黨領導人，宣佈黨的志願組織——『赤衛隊』爲非法，並沒收與封閉以流行的本國語言出版的、黨的機關報『獨立』日報。幾天後德里的共產黨被宣佈爲非法，並對它採取了類似的懲辦措施。與禁止共

產黨而俱來的便是警察對德里所有職工會辦公處的襲擊。

這些對孟加拉與德里底共產黨之進攻，並非偶然。這是印度政府及其各省當局近數月來所實行的總的反共運動中的一部份。南印度的強大共產黨實際上已經非法。最近，安德拉（南印度省）黨委會底六個委員——都是工人階級與農民運動的領袖——已被捕。在中央省以及在聯合省，拘捕黨底領導人員的傳票已經發出。在每一省，黨底報紙都因撰社論反對刺殺甘地及反對需要印回內戰的法西斯匪幫，批評政府底工業及土地政策等罪名而被箝制或受重罰。『獨立』報甚至在被禁以前即被政府勒令暫時停刊。印度共產黨底中央機關報『人民世紀』於去年十二月受到孟買政府底箝制命令，禁止刊載任何關於人民日常生活與鬭爭的東西。

\*

\*

\*

反共運動乃是印度政府反對一切民主力量的總進攻底一部份。共產黨被選為主要的目標，因為它是一切民主力量底最富戰鬥性與最進步的組織者。出生於英帝國主義者與印度大卡迭爾的印度政府，不能滿足工人階級與農民底任何正當要求，因此它在絕望中便拚命來反對工人階級為適當的生活標準與較高工資及農民為土地改革綱領而進行的鬭爭。印度政府不願有化大工業與沒收英國壟斷資本，却正從事削減工資。不給農民以土地却保護封建地主。

因此，工人，農民，中等階級，僱員與學生底民主運動依靠他們自己底力量去同工業主與封建貴族鬭爭。但到處政府的武裝警察與行政當局都聽命於剝削者並被用來反對人民。監禁成千的職工會員，工人，農民與青年運動分子，在今天的印度已是家常便飯。槍殺農民與學生日有所聞。僅在孟加拉省過去六個月中警察即向學生開槍兩次，向農民開槍一次，向罷工工人開槍三次。在今年一月，印度政府通過了叫做特別權力法案的法西斯法案，該法案甚至禁止私人集會。該法案授政府以反對一切



其他民主活動形式的緊急命令權。在這種情形下，共產黨便處在領導民主力量為更大的自由與較好的生活條件而鬪爭的先鋒地位。因此宣佈西孟加拉與德里的共產黨支部為非法以及逮捕其黨員，乃是向一切民主的、人民的運動與組織進一步進攻的前奏。引證『人民世紀』底話來說：『對共產黨的進攻就是一種對整個民主運動的進攻。反動派正走向在印度建立法西斯主義。』

有各種證據相信：最近對印共的進攻是直接受命於華盛頓而由印度政府各省當局所執行的。美國駐印大使格萊第博士最近表示過這樣的希望：即馬歇爾計劃亦將引用於東南亞。但他底興趣並不限於經濟『援助』。由於孟加拉是印度民主運動底中心之一以及在這一省內的共產黨是很強大的，美國大使館最近便對共產黨在這一省的影響做了一番特別調查。如一家印度報紙最近所報導的，據可靠消息，美大使館關於共產黨在這一省的廣泛影響向華盛頓打了一通驚慌的報告。在此之後立即到來的禁令表明美國帝國主義者涉足於此一整個事件。華盛頓底命令已由最近遊美歸來的孟加拉省總理 B. C. 羅意博士所執行。

對印度共產黨的進攻清楚表明美國不僅在鎮壓歐洲而且也在鎮壓亞洲的民主運動中的作用。  
(堅博譯自『爭取持久的和平與人民的民主』一九四八、五、十五)

## 印度職工運動

全印職工大會主席 C. A. 旦吉作

印度工人階級隊伍比較小，比較年青。在第二次大戰前夜，在工廠裏，田莊上的工人不過約六百萬，但全印度人口是三萬萬九千萬。把印度工業化對英國資本家並無好處。

第一次大戰後爆發的罷工，使英帝國主義者及其印度伙伴們大為震驚，他們實行兇殘的鎮壓，射殺罷工者，監禁起工人領袖。但工人們以最堅決的決心繼續鬭爭。一九二八年，罷工次數為二〇三起，涉及的工人五十萬六千八百五十人。從標誌着民族運動復興的發軔的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〇年，僅英屬印度即爆發了一五〇六次罷工，參加的工人幾近二百萬。

職工會會員數目亦有增加。一九二八——二九年，已登記成立的職工會僅七十五個，會員十八萬一千；在一九三九——四〇年，增至六六七個，會員總數為五十一萬一千。

勞工運動能迫使統治階級作一定的讓步。例如，直到一九二二年每天的工作時間幾乎是沒有限制的，但在這一年，工人爭取到在龐大的永久性的工廠裏每日只工作十小時。經過更多的鬭爭，到一九三四年工作時間減至每日九小時。一九二三年通過了意外及傷害撫卹法。一九二九年通過女工的生產保險法。一九三四年通過了禁用不過十二歲的童工的法律。一九三六年通過強制按時支薪法。但僱主們——包括國家，實際上完全違犯這些法律。其次，休息的權利，假日照付工資，以及對病、老、失業者的保險仍未為法律甚至在形式上所承認。

印度工人的生活水準低得驚人。第二次大戰前夕，加爾各答的印度統計局得出這樣的數字：一個四口之家的黃麻工人每月僅衣食住即需四十二個盧比，但他每月的總收入才十七個盧比。貝哈爾的印度礦工，每天在坑洞工作九小時而每週工資僅兩個半盧比，但三口之家的伙食費至少也要九個盧比。在孟買省，囚犯的平均體重比紡紗工人的平均體重還重些。

衣着與住宿問題也是這樣。印度人平均每年每人用十三碼布，而在美國却是六十四碼。在孟買市，有二十五萬六千三百七十五人是六個到九個人住在一個房間裏，有一萬五千四百九十人是二十人以上住一個小房間的。

這就是印度工人生活、工作、死亡之境遇——英國文明的禮物。無怪乎印度人短命。印度人的平均壽命是二十七而英國人是六十五。一個英國人比印度人父子的壽命合起來還多活十一年。

\*

\*

\*

第二次大戰是僱主的財源。英國政府輕易地就和印度製造商達到諒解。對人民所必須的物品未實行物價管制，致使壟斷者獲得空前鉅利。一九四三年的純利潤指數——黃麻百分之九二六，棉織業百分之六四五，總平均數為百分之三二七（以一九三九年為百分之百）。這僅是按照承認的利潤來算的，真正的利潤要比這個高得多。真正的工資却逐漸降低，工人的境遇日益惡化。在工業裏實行的「最高津貼」遠趕不上物價的上漲。剝削了全印度的糧食、貨物來供應英、美軍隊，但絲毫未採取提高工業或農業生產的措施。結果釀成大规模的飢荒，一九四三年僅孟加拉一省餓死的就有三百五十萬人。戰爭完了，但人民的災難却無了期。從戰時到和平的生產轉變是零亂而無計劃。幾近三百萬的新工人和被徵用完成戰爭生產所需的服役者，還有兩百多萬退伍軍人，都受着失業的威脅。罷工浪潮橫掃全印。工人要求最低生活的工資，假日照付工資，社會保障和八小時工作制。印度工廠工人從未為這樣的基本要求舉行過罷工。

大規模的罷工開始時，正是印度海軍員兵不滿於生活條件和英國軍官的傲慢而罷操之時。其後，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五萬郵電員工罷工；孔坡市七萬五千多工人為爭取休假照付工資而罷工；紡織中心亞馬爾納爾的四千工人因廠方無理解僱一工會工人而罷工。十月裏，印度政府的鐵路煤礦裏一千五百個礦工罷工；南印鐵路四萬工人抗議解僱而罷工。銀行僱員、私人的和政府的辦公室書記因要求調整薪金亦參加罷工。

從一九四六年一月到十月，當英國總督邀請國大黨及回盟出組印度臨時政府之際，僅英屬印度即

爆發了一五八一次罷工。二百多萬人爲了經濟要求參加罷工。工作日的損失達九百六十萬九千九百六十天。這些數字未包括着土邦的罷工和政治罷工；亦未包括各行各業的僱員的鬭爭。

一九四六年勞工運動的浪潮引起統治集團的重大驚懼。在若干城鎮，警察亦因本身的要求而投入此一浪潮中。軍隊日益同情罷工者，再也不能倚靠印度士兵來射擊工人了。

一九四六年的罷工具有如下之特徵：

一、它波及所有的工、商業和行業，範圍遍及全印各省及城鎮——包括大部份落後地區。  
二、它把各個工業的個體要求和整個工人階級的基本要求結合起來。印度工人已經朝着政治成熟的道路前進。

三、工人在反壓迫鬭爭中，表現了前所未有的大公和英勇。沒有武裝，他們以空拳赤手與機槍對抗。他們表現出奮鬥到底的決心。

四、所有城鎮、村莊，宗教社團都捲入此一浪潮中。一個危及反動派的人民團結正在形成。  
五、城鎮工人的罷工鬭爭漸漸得到反對地主和高利貸資本家的勞苦農民的響應。

職工組織的成長完全反映了這一切。一九四四年英屬印度的職工會會員才七十八萬，可是現在已經超過一百二十五萬。

\*

\*

\*

印度工人鬭爭的最大敵人是英國政府的權力。在一九四七年八月修改成目前的憲法前，德里的中央政府是最高當局。它由英總督和執行委員會組成，但歐洲人佔優勢。在英國統治下，印度一直就是個警察國家，它的統治是借助於軍隊、警察、監獄、奸細、挑撥者。這是一個靠着印度地主和反動派的投資利潤來支持社會的龐大官僚政治。沒有一個總督不是英國人，沒有一個財政部長不和英國銀行家勾

結的。最高當局包括十一個省政府。每省各有一英國省長，其下亦有同樣的行政機構，但沒有軍隊。在民族運動打擊下，印度的英國統治屢次被迫改變其濃厚的獨裁統治形式而披上立憲外衣，並與印度的資產階級共享治權。

一九四五年底，當民族解放和勞工運動的狂潮開始之際——在這個高潮，印回幾乎在各處都有一個共同綱領，英國統治集團又借助其妥協和分裂的老策略。他們與國大黨，回盟進行「歸權於印人」的談判。

此舉在衆望所歸的國大黨領袖方面立刻起了作用。他們許多改變了對人民的解放運動的態度。當五十萬孟買工人罷工聲援皇家印度海軍員兵時，國大黨右翼領袖巴達爾出賣了他們。英首相艾德禮攻擊員兵的罷操是「共產黨陰謀」，而巴達爾起而響應，稱之為「有害國家」。

作為妥協的初步，一九四六年三月進行省議會選舉。國大黨政府佔有九個省，回盟政府佔二省。這些新的「人民政府」對工人的要求反應如何？

在取得政權後，國大黨各部長立刻要求工人不要罷工，信賴政府是「工農政府」，力圖僅以仲裁的方式來改良現狀。回盟政府則遵循更反動的政策。

以如尼赫魯及巴達爾為首的印度政府宣佈了勞工法的五年計劃，它僅是「公平工資」與「最高津貼合理化」的立法。簡單說這便是漠視工人的「生活工資」的要求。政府根本無意於限制利潤或將重要工業國有化。

國大黨的民主選舉綱領既未表現於法律上，亦未見諸實行。僱主方面繼續進攻工人的生活標準。在國大黨政府下，反對工人階級的鎮壓政策比從前愈加兇狂。精闢鎮壓人民技巧的舊警察官僚政治完整地接收過來，現在又加上作為「人民政府的工具」的方便而在活動。射擊赤手空拳的工人已

成爲家常便飯。在亞馬爾納紡織中心的罷工中，九個工人——都是職工會人員和領袖——被就地槍決。

一九四六年中，男女工人被殺者約五百人，五千多人被關在監獄或拘留所內。所有工廠關上了門，企圖以飢餓迫使工人就範。爲了把工人階級從其他勞動人民孤立起來，國大黨政府通過國大黨的報紙攻擊罷工是以暴力革命推翻政府的『共產黨策略』。

在國大黨委會指導下，各省通過了工業爭執法，它實際上就是禁止一切罷工，強以仲裁加於工人。爲了破壞正在成長的民主職工運動的力量，這些法令包括承認、支持和保護『認可的工會』的特別條文。後者要同意放棄罷工權，在一切爭執中接受無條件的仲裁，允許政府官員監督其活動及基金。

印度政府忽促通過一項法令，授權各省政府在罷工中動用軍隊及規定在某些工業罷工根本就是非法的。新選出來的立法議會通過了公衆安全法，賦與警察特權——搜查、逮捕和無須審訊即拘押——企圖破壞和平的嫌疑犯。法令中被認作處理印回騷動的一條明文規定：如果政府宣佈任何工廠或工業是『基本的』，則工人不能罷工，或不得警署或僱主的許可而離開。

選舉的立法議會怎能批准這樣的法律？應該記得：選民僅佔人口的百分之十三，而大部份立法議員是地主、製造商、商人、高利貸者和有錢的律師。

除了警察鎮壓和反工人階級的法律以外，國大黨領袖用來反對工人階級的另一武器是內部分裂。罷工鬥爭是由全印職工大會所屬各工會領導的。全印職工大會於一九二〇年成立後，已長成爲一個強大的組織。雖然它的會員在一九四七年年會時才是八十萬左右，但它的工會的機動力量却很大。在一九四一年戰爭中，英政府鼓勵全印職工大會的路易派脫離職大，後者竟遵命而組成印度勞工聯

盟。它雖有政府贊助，但會員很少，在工人中也沒有威信。

全印職工大會繼續爲國內所有大的羣衆性工會的中央組織，共產黨、社會黨、國大黨員及回盟盟員全在它的懷抱內工作。所有政治派系都參加了一九四六和一九四七年的罷工。令人注意的，如紡織、運輸等最大的工業中，罷工鬪爭最大的地方是共產黨、社會黨、國大黨員和『賤民階級』的工人集團採取一致行動的地方。

爲了打破職工會的團結、動搖民主的職大的穩固，國大黨的領導機關在各工業內發起組織對抗的職工會，在一九四七年五月三日成立了中央組織——全國職工大會，以巴達爾任主席。他們以攻擊全印職工大會是共產黨組織來辯護他們的分裂活動。和往常一樣，反共叫囂是用來掩飾反對勞工運動和民主的鬪爭。國大黨領袖決定組織御用的工會，因爲他們發現，不可能誘使隸屬全印職工大會的廣大工人階級認可國大黨政府的反動勞工政策。

巴達爾的全國職工大會的政治面貌怎樣？它禁止罷工，而依靠武斷的仲裁爲解決紛爭的唯一方法。它攻擊全印職工大會的罷工是反社會的，藉此把人民正在忍受的物資缺乏的責任轉嫁於全印職工大會，這樣來轉變人民對那些真正該負責的貪得強奪的地主和資本家的注意。總之，全國職工大會要分裂工人階級，把它變成資產階級的工具和尾巴。

宗教自治的階層目的亦威脅分裂工人階級運動。英國爲了防止人民團結起來反對自己而種下、強化、煽動的印、回爭端現在又被印度資產階級用來防止工農團結反對他們。除了國大黨工會外，又成立了回盟工會和『賤民階級』的階層聯盟。雖然在一九四六年的大罷工中印、回及『賤民階級』的團結佔優勢，但不等於說分裂危險已經過去。

罷工鬪爭使工人得到些什麼？

一九四六年八月，在永久性的工廠及土邦實行八小時工作日及每週工作四十八小時制。政府被迫批准鐵路、郵電員工的生活費津貼及假日照付工資、批准某些工業的工資提高到若干程度。數千教員增薪百分之十到二十。市府的被踐踏的「平民階級」工人工資提高了，得到其他的利益，他們日益堅信自己的力量和職工組織。運輸、船塢、煤礦、紡織、鋼鐵工人或提高工資，或獲得相當於工資百分之五——十五的生活津貼費。最後，這也許是一九四六——四七年經濟鬭爭的最有價值的結果：印度工人已培養出互相信賴的精神，並表現出他們的統一和階級團結。

\*

\*

\*

在這樣的政治情況下，印度於一九四七年八月十五分為兩自治領。不管劃分可能有什麼政治後果，印度當前急務仍是發展在英帝國主義統治期中凋殘了的農工業，供給人民以最大量的生活必需品。但世界其他部份的現代史教會我們，要完成符合人民利益的重建必須壓抑壟斷資本的利益，重要工業及銀行必須國有並受民主的管制，必須廢止地主制度。

雖然國大黨的綱領中提到這些要求，而絕大多數的人民要求實現它，但國大黨領導機關最近的傾向重於投資利益而非人民大眾的利益。而如果民主的人民大眾不能糾正此一傾向，則我們的人民在新政權下將受更大的痛苦。

因此印度職工運動確定了本身當前的任務：

致力廢除英國在任何口實下之殘餘控制。

在兩自治領內——印度、巴基斯坦——爭取民主憲法。

建立工、農和知識份子的人民陣綫以防止印回內戰及兩國之戰爭。

爭取重要工業國有、廢除地主制度、提高生產和降低物價。



建立職工統一，爭取工人階級的基本要求——如最低生活工資，全部就業，修正工資與花紅的等級，老、病，失業保險，休息權利及贍養費，改進住所，自由和承認職工組織。

如這些任務能根本解決，將給工人及全體人民帶來繁榮，並使他們走上自由與進步的大道。

（黃炳輝譯自『新時代』四十一期——四七年十月八日）

## 甘地與印度

A·狄亞科夫作

一九四八年一月三十日甘地被刺於德里。他的名字是與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和去年印度分治期間展開的印度民族解放運動是不可分地聯繫在一起。在這一時期中，甘地是印度國大黨中最有影響的領袖。他的影響遠及黨外，及於印度人民的廣大羣衆中。

M·K·甘地生於一八六九年。他的父親出身於經紀商人階層，並爲小拉伊科特士邦的巨宰。甘地像許多富有階級的印度人一樣，於上完中學後在英國受的大學教育。

甘地於南非參加了政治活動，他在該地受雇於一家大的商業公司，在他的領導下，南非的幾十萬印度人開始了他們的反對種族歧視的鬭爭，他們的鬭爭並非不成功。在鬭爭中間，甘地獲致了政治思想與策略，這種思想與策略使他以後在印度贏得了許多信徒，並成爲印度國大黨底官方思想與策略。

甘地與早期印度政治派別的領袖們不同，他不怕吸收人民參加政治鬭爭。相反的，吸收廣大勞動羣衆參加運動乃是其策略底特點之一。這不能不促進人民——農民與手藝工人——底政治覺醒，並在

吸引他們參加積極的政治生活的過程中標誌了一定的階段。由這一點來說，甘地主義會起了某種進步作用。

但同時，甘地在政治鬭爭中却主張「非暴力」——這乃是他的主要政治原則。和平的遊行，抗議聲明，抵制英貨，拒絕在英國政府機關中服務——這就是甘地向印度人民宣說的消極抵抗的方法。作為階段鬭爭的死對頭，他主張階級合作。甘地把人民羣衆運動祇當作是向英帝國主義施行壓力的一種手段。他認爲，獲致印度獨立的主要方法厥爲在互讓基礎上導向協議的上層談判。這種策略無疑地阻礙了民族解放運動的發展。

在反對英國壓迫印度與在大英帝國內印度人無公民權狀態的鬭爭中，甘地却號召印度人民使用和平的方法。在其活動的初期，他甚至促請印度人證明他們是真正的英國屬民，應得到較好的待遇。例如當英帝國主義在進行其反對布爾人（南非的荷蘭人——譯者）和朱魯人（南非土人——譯者）的血腥的殖民戰爭時，在他提議下，南非的印度僑民會成立了救護隊幫助英國軍隊。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不久，甘地回到了印度，他在南非的工作使他在這兒贏得廣大聲名。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他支持英國，希望戰後印度被給予自治領地位。很久以前甘地即成了印度國大黨內的傑出人物，該黨底公認的領袖。

另一方面，由於宣說階級合作，非暴力與和平的，合乎憲法的行動方法，甘地使得他的策略能爲印度資產階級所接受。對資產階級來說，他的方法乃是使羣衆運動不越過某種界限的一種保障。而的確如此，當民族解放運動一旦顯示出有超越消極抵抗的傾向時，甘地和他的同僚迅即反對這一傾向，並要求放棄這種傾向。在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二，一九三〇至一九三一及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當運動在高漲時，他就是這樣做的。

甘地主義底不一致性表現在許多問題上。例如，甘地反對大規模工業，因大工業意味着手藝工人的破滅，這些人的利益是他常常作印度的民族利益加以保護的。他認為農民是印度民族生活中的主要因素，並要求改善其不幸命運。可是同時，他却宣稱在自由的印度應有地主與封建統治者的地位，並譴責農民對他們的積極鬭爭。客觀上，這對於力圖保留印度封建殘餘並阻礙其經濟發展的英帝國主義者是有利的。印度的落後性幫助了他們剝削並奴役其人民——就是這些農民與手藝人。

甘地反對暴力並主張以和平方法贏得獨立，因為他不願人民流血。他相信他的策略能使印度由英國統治下解放出來而不流血與喪失生命。他相信與帝國主義者妥協和協議的道路會使印度免於流血，以及和平改良的政策會使印度人民獲得成功。

但在印度問題上，歷史再度證明了改良主義之徒勞無益。只要印度人民的抵抗仍然是消極形式的，英帝國主義者就以最殘暴的方法來對付。祇有在使高漲的民族解放運動限制在任何和平的或溫和的界限內已再不可能時，英國政府才實行妥協。但就在這時候，如我們所知，印度統治人士與英帝國主義者間的協議都未曾使印度免於流血。歷史上的非暴力革命已自人民索取了像去年夏季在印度實行的「立憲」改革引起的事變中所招致的那種犧牲。

然而甘地爲之獻出其整個生命的目標——印度的完全獨立及其人民的較好境遇——並沒有實現。堅決保持對這一半島控制權的英帝國主義者們利用其在印度的走狗惡化印度與巴基斯坦間的關係，挑撥印回間的社團紛爭，到處製造緊張空氣。

甘地深知印回間的仇恨是英帝國主義者們煽起的。他曾一再聲稱祇有英國完全撤出印度，社團間的和與友好的大門始能打開。

英帝國主義者一貫以煽動宗教鬭爭與唆使回教徒反對印度教徒的方法來統治印度。有系統地奉行

了許多年的這一政策的成果便是在印度社團的基礎上建立了政治組織。其中之一便是印度麻哈薩巴（印度教大會）——一個沙文主義的集團，它以殘酷的反回教徒運動，幫助了英國實現其「分而治之」的政策。

英帝國主義者希望這一組織會把國大黨推到後邊，並像回盟在回教徒中一樣，出而在印度教徒中佔有同樣的地位。這些期望未能實現的事實，大部分由於甘地的聲望。直到印度分治時，印度麻哈薩巴都未曾有多大影響。但在國家分治之後，社團紛爭與不睦增加了的時候，英國的政策為法西斯型的組織如「拉史特里亞·斯瓦克·桑」（國家公僕會），印度麻哈薩巴底軍事化部份，及回盟底民族警衛軍等底活動打下了基礎。衆所週知，英國秘密警察的直接代理人就在它們的招牌掩蓋下活動。印度麻哈薩巴與拉史特里亞·斯瓦克·桑加緊進行活動。他們迫害印度的回教徒，並幫助英帝國主義者煽起印度與巴基斯坦間的糾紛。

甘地的最後政治行動便是反對這種自相殘殺的鬭爭。他一本素志曾兩度宣佈絕食以示抗議，企圖以他個人的影響和威信來緩和好戰的政治情感。

甘地被刺的詳情雖尚未公佈，但兇手是印度麻哈薩巴底一個積極分子這一事實，便足夠指明這一卑劣可憎的罪惡綫索引向何處。

英國報紙公開表示這樣的希望：即隨着甘地的被除掉，巴特爾所領導的反動派將長遠地在國大黨中佔優勢，並與英帝國主義結成同盟反對印度人民。這樣，英國報紙已把那些主使刺殺甘地的人所追求的目的和盤托出了。

（註）原題：「甘地的被刺」，理題是譯者加的。

（堅博譯自『新時代』第七期——一九四八·二·十二）

## 印度兩週紀行

I. 舒瑞伯爾作

二月下旬，蘇聯青年的代表們以客人的資格出席加爾各答的東南亞青年大會。我們是坐飛機到印度的，第一個着陸的地方是白沙瓦（印度西北邊界上——譯者）。

當我們在軍用機場着陸時，皇家巴基斯坦空軍的幾個軍官和上士走近我們的飛機。印度現在有兩支軍隊，巴基斯坦一支，印度斯坦一支。但在兩個自治領裏，空軍人員穿着同樣灰藍色的英國制服，駕駛着同樣的英、美飛機和說着同樣的語言——英語。

氣候情況使得我們在白沙瓦逗留了一夜。傍晚時，我們到鎮上轉了一會。天氣暖得像家鄉的五月，黃昏，荒涼的街道上有許多雨水積成的水潭。籠罩着鎮上的，令人瞌睡的沉寂，偶爾被急速斷續的騾蹄聲打破了。騾子拉着輕便的兩輪『盪卡斯』——一種四個乘客背靠背坐着的無蓬馬車。

轉入一條狹窄的小路，發現我們到了燈火輝煌的集市。一排排沒有門面的矮貨攤，使人想起了戲院裏的坐位。水菓攤上高高堆滿了橙子，菠羅密，一把把綠色的冬季香蕉，椰子，一籃籃的阿月渾子的果實和蜜子。商人們爲了招徠顧客，把嗓子都喊啞了。

一羣衣衫破爛的小孩，跟着我們求乞，拉起破碎的衣服，讓我們看看在他們瘦削的小身軀上的瘡傷。

我們在一個文具攤前停下來。攤上擺着美國的美女圖片和印有印度全圖（印度聯邦是粉紅色、東、西巴基斯坦是綠色）的徽章。也擺着回盟領袖真納的肖像。

年青的攤販，當我們告訴他我們是從蘇聯來的，驚奇得睜大了眼睛。從他向我們提出關於蘇維埃國度裏的生活的許多問題上，很容易看到，在他談話中常常引用的『巴基斯坦時報』，已盡全力拿各種各樣的反蘇謔言灌輸到讀者的腦中。

他的好奇心滿足了以後，攤販開始談到當地事情上來。

他譏諷地說：『我們這裏也開始了一個新的生活。不久以前，最後的一營英軍離開了喀喇蚩。真納先生參加了告別檢閱禮；他說巴基斯坦人民將永遠感謝英國人。讓他自己去記住吧。我不能怎樣誹謗他。』

他嘆了一口氣，接着說：『但是，老實說，這兒實際上什麼也沒改變，人民，和未分治以前一樣，飢餓得頻於死亡。假如你問我，總起來說，在真納先生統治下的巴基斯坦，將和出售他的像片的我一樣，貧困與不幸。』

我們默默地走回旅舍，帶着一幅堆滿了金黃色的橙子，微紅帶綠的菠蘿蜜和檳榔，飢餓的人民的夜市的鮮明景象。

第二天，我們飛往加爾各答。我們瞥見機翼下的恆河和孔坡、阿拉哈巴德、加雅的燈光。在我們頭上是陌生的漆黑的天空，星星格外明亮。半夜裏，我們在加爾各答的『登登機場』降落，大會籌委會的人員已在那兒等着我們。

\*

\*

\*

到達的翌晨，我們去參加大會。

長長的柏油路，兩傍是各式各樣的古老建築，上面塗着汽車，各種淡酒和花柳病良藥的鮮艷奪目的廣告。從黎明到黃昏，加爾各答的中心街道上，振盪着汽車喇叭聲，電車鈴聲，破舊不堪的公共汽

車的軋軋聲和街頭小販的啞啞叫聲。常常看着牝牛（大多數瘦得很）和牝牛安詳地在人行道上走着。加爾各答店鋪的櫥窗給人一個假的富裕印象。堆滿了美國貨：隨着美軍到這兒駐防而留下來的香烟、鉛筆、襪子、自來水筆和便宜的花布。顧客屢屢無幾，商業蕭條。書店裏擺滿了美國作品。擺在人行道上招徠顧客的封面，描述着謀殺和淫穢的場面。美國的文化商，不滿足於在本國內推銷這些廢物，而且正使之充斥於印度。

雖然炎熱（二月裏已是攝氏三十九度）逼人，街上仍然是很擁擠。警察——穿着黑襪，簡便的制服和頭上纏着紅布的印度人——站在十字路口上，一手打着舊式傘，一手指揮交通。

這兒有許多汽車，大多數是美國貨。許多出租汽車的司機是高高的，一把長白鬍子，臉龐活像聖書上的先知的錫克族人。他們頭上纏着頭巾，穿着短褲。汽車到處飛馳，穿過公園小徑，馳過華麗的皇宮、寺廟、舊貨攤和辦公大廈。但在市外，大多數加爾各答的居民，住在這兒的狹窄彎曲的小弄裏的斜倒的茅屋裏，人們難得看見一輛汽車。

\*

\*

\*

大會會場在市外的「醫院湖營房」——一排長列而矮的建築物，沒有玻璃窗，地板是水泥的。會場上沒有椅子。代表們坐在地氈上，鞋子脫在門口。代表們穿着自己民族的服飾。他們來自巴基斯坦、馬來、印尼、越南、緬甸、中國、錫蘭和菲律賓。蘇聯、澳洲、蒙古、朝鮮和其他國家的代表以客人資格列席。

在每個報告後的辯論中，總有數十個代表發言。每個代表都急於向大會報告本國內所發生的事情。必須在未來行動上取得一致，必須決定怎樣統一青年的努力來從事爭取更好的生活和民族獨立的鬭爭。

發言的都列舉一些駭人的事實和數字。這些演說，是使千百萬人在不幸和沉重的勞動中過活的帝國主義的判決書。雖然代表們來自東南亞各個不同的地方，他們的發言却驚人地相似，因為世界的這一部份的每個角落裏，殖民地統治帶來了使人類大批死亡的飢荒和傳染病。

李松（馬來人）檢討了青年的地位。他講的主要是印度，因為它是亞洲最大的國家。在它的三萬萬八千萬人口中，百分之八十五是文盲。農民沒有土地。全國只有七個技術學校和九個農學院。

來自巴基斯坦的奇山沙布哈的農民組織代表M·哈比帶着苦痛的幽默說：

『東南亞的農民都死得很年青。當我們平均的壽命是二十三歲時，又怎能有一個老漢呢！我們是在債務的束縛中生下來，而又活到死。我們只知道勞役，貧困和壓迫……』

R·瑞典（海得拉巴學生聯盟）報告：現在『從英國枷鎖下獲得獨立和自由』的海得拉巴土邦王公尼森佔有五百一十萬英畝的土地，他的土地每年進款二千五百萬盧比。他的農莊工人每月的工資是十到十二個盧比。

在下緬甸、庇古、漢都威地、伊恩斯恩和邁揚姆雅諸省，全部土地的四分之三集中到封建地主的手中。加爾各答本身已足以證實代表們的報告。

你一跑到街上，襪襪的人們便都圍攏過來。假如你拿着一個小包，即使很小很小，立刻會有一個拿着寬大的籃子的人來跟你打招呼：

『先生！我是個苦力。讓我給你拿吧。』

一個八歲的擦鞋小孩將跟着你，用半通不通的英文翻來覆去地說你的鞋上有塊泥印，讓他給擦乾淨後，整整兩個禮拜，鞋子會發亮得像太陽一樣。他是一個九口之家中的唯一掙錢的人。他，他的父親，祖父都從未穿過鞋子。



每個到印度去的人，預先就知道他將要看到飢餓與貧困。但是，印度人的生活仍使外人大吃一驚。千萬的人民穿着難以描述的破布片，甚至壓根就沒有什麼衣服，沿街像影子似的移動着，在髒土堆裏找吃的。這個國家貧窮到無法形容。而加爾各答的鮮明對比只能使人更爲驚奇。

莊嚴魏巍的西孟加拉總督府，四週圍上一道高高的鐵柵欄。穿過鐵柵欄，你可以看見修剪得很整齊的草地，花園和噴水池。門頂上是一隻前掌踏在地球上的石膏獅子。在街的那一邊，正好是總督府門口的對面，躺着一個要飯的，枯瘦得不成人形。全身只圍上一幅腰布。他躺在花岡石板上，雙臂上伸。

一個年青婦人，背着一個裸體的、憔悴的約摸兩歲的小孩，疲倦地追着一個美國人求乞，嘴裏不斷地呼喚着『大君』。突然，那位美國『大君』停下來，恐嚇地揚起手；婦人害怕地往後退，轉過身走了。

在奢侈的夜總會裏，衣服考究的外國女人，在萎靡的爵士音樂聲中，噴水池的淙淙水聲和強力電風扇的嗡嗡聲中，和舞伴們翩翩起舞。在街的對過，數十個頭上從無片瓦的人民，睡在硬硬的地面上。

\*

\*

\*

大家能深刻體會到代表們在提起帝國主義者在東南亞的統治時的憤怒和憎恨的情緒。印、緬和馬來青年們對他們國家的目前形勢毫不抱着幻想。他們都很清楚，今後仍須爲爭取真正獨立的奮鬥。英國已『退出』印度，把『政權交還』印度，巴基斯坦的所謂『民族領袖』和土邦的大君。但外國帝國主義者保留了對印度的經濟和工業的全部的控制。

談到工業！當我們在加爾各答的時候，當地曾舉辦了一個印度工業展覽會。據報上所說的，這個

事先曾大事宣傳的展覽會是表現國內機器和手工業的『驚人成就』。

我們參觀了這個展覽會。枯燥的公園裏的狹窄多土的小路上，兩旁堆滿了一堆堆的小亭子——和白沙瓦市集上的貨攤差不多。公園的進口處，兀立着一些英國坦克、裝甲車和大砲。的確，在一個汽車架上的，是一個孟買出品的，工作粗糙的木車身。只有絲織品和象牙品（有史以來的印度特產）尙堪入目。展覽會上沒有新式機器或任何種類的機械工具。而這却是一個盛產煤鐵的國度！殖民地是不應該有重工業的。殖民地是宗主國的原料供給者。英國當局在這方面始終是堅持不解的。

在大會的一次會議上，全印學生聯盟主席S·唐格質詢道：

『獨立和民主在那裏？土地和重要工業的國有化在那兒？全都是徒有其表。爲印度而擬製的憲草，是戲弄人民的志願的貨色。授予總統的獨裁權力，對勞動人民的權利毫無保障，保留土邦……在這樣的一個政權下，勞動青年能希望些什麼？我們仍然是個殖民地，只不過是換了一個招牌。只有把我們的力量，和全世界的民主與進步的力量團結起來，我們才會證明是比我們的敵人強大和能够贏得真正的獨立』。

\*

\*

\*

二月二十一日，在『退出亞洲』的口號下，舉行了一個慶祝這次大會的全市大示威。

從真女廣場到迪茲班度公園和體育場有九公里，雖然烈日炙人，參加示威的羣衆仍達一萬七千人以上。除了大會的代表和來賓以外，參加示威的還有加爾各答工人階級的青年和鄰近村莊的農民。行列佔滿了大街，交通也只好停頓下來。孟加拉青年走在我們的旁邊，把手牽成一條長鏈，高呼着口號。一個人先開始喊，然後其他的人一齊響應：

『革命萬歲！』『把帝國主義者趕出亞洲去！』

擱淺在人流中的龐大灰色電車和無蓬的公共汽車裏，傳來了歡呼聲。行人道上擠得水洩不通，千萬的人民站在窗口上、陽台上，看着行列前進。

一個印度青年用英文叫：『打倒金元帝國主義！』  
響起了千萬個人的回聲。

當遊行隊伍到了迪茲班度公園，日色已在淡薄下來。遊行的人坐在猶有餘溫的青草上。各代表團代表登台向羣衆致詞。他們祝賀這個遊行，然後談到大會和它的任務。蘇聯代表團代表受到熱烈的歡迎。這是印度青年們歡迎我們的典型。他們急着要知道在蘇聯的生活。他們對集體農莊、職業訓練學校、工業、文學、劇院、體育都很感興趣。我們不斷接到各種各樣的問題。代表團團長被數十位記者包圍得水洩不通。

使我們很滿意的，便是遇到不少很熟悉我們國家和蘇聯的外交政策的印度青年。他們熟悉蘇聯文學，而且很敬佩它。一個黃昏裏，在印度人民戲劇協會舉辦的歌舞表演會上，我們被介紹給一羣加爾各答青年作家。其中一個會把西蒙諾夫的幾首詩，從英文翻成孟加拉文。當地報紙現在正發表他翻譯的西蒙諾夫的小說——『日夜夜』。高爾基、馬雅可夫斯基和蕭洛霍夫在進步的印度知識份子中也備受愛戴。在加爾各答最大的電影院放映的蘇聯五彩片——『青年大檢閱』，曾獲得驚人成功。放映中觀衆不停地鼓掌，到完了的時候還不願意離開。

\*

\*

\*

在回莫斯科的旅途上，我們曾在德里逗留過。德里有兩個——一個新的一個舊的。在新德里，一切都是整潔而體面；簇新的黃白色的大廈，在濃厚的亞奇斯亞樹的綠蔭裏隱約可見。新德里是在一九一一年建設起來的，當時南部爆發了變亂，英國人便決定把首府自加爾各答移到他們相信是比較寧靜

的北部來。所有的政府衙門、使館、銀行和大王公的官邸都建築在新城市內。

舊德里和印度其他城市一模一樣：窄窄的街道和微弱不振的貿易。擠擁着襤褸的男人、女人和小孩。行人們邁過擺在人行道上的商品，小心地避開東一堆，西一堆的爛橘子和香蕉皮……

爲了鞏固他們的統治，殖民者時常『保護』印度所有的宗教（回教、佛教、印度教），在每個宗教中培養最愚昧的偏見。

由於甘地被刺而引起的風波仍未平息下來。在市外的一塊大空地上，豎着一根水泥柱，四面圍着一道鐵柵欄，標誌着甘地遺骸火葬的地方。一些褪了色的冬季野花瓣蓋在上面。

當我們在那兒的時候，一個穿着民族服飾的印度青年，騎着摩托車來到了，從脖子上取下帶來的花圈，放在柱脚下。然後，他用生硬的英文告訴我們關於火葬禮的情形：

『這兒不斷的形成一個人海。尼赫魯來了，巴特爾，全世界各個地方的人民都來了。屍灰分給各個省的代表，他們便把它揚到河流合流的地方。有一把骨灰埋在這裏。我痛惜甘地。他不要印、回人自相殘殺。但你們自己也知道，有的人要這樣的。殺他的便是他們……』

他憤恨地談到法西斯兇手——『國家公僕會』（註）的黨徒。這個會在印度早已被稱爲『國家之敵會』。爲了遵從輿論，當局解散了這個組織，逮捕了一些會員，主要是從人民的公憤中挽救他們。

在公開談話裏，印度政府的官員很喜歡講民主，自由。然而這並未妨礙他們殘忍迫害印度共產黨——它正在爲爭取印度的統一和真正的民族獨立而奮鬥。單是在德里，共產黨委員會的房屋在兩個月內五次遭到警察侵入。每次侵入都大事搜索，沒收和逮捕。

當局正在準備取締共產黨。這是個公開的祕密，即對共產黨的迫害是由英帝國主義者授意的。

\*

\*

\*

東南亞青年大會無疑地將要在當代的印度政治生活上，留下深刻的印記。到會者的活動，是亞洲各民族中的民族，政治覺悟普遍成長的證據。

千百萬勞動者再不能，而且他們也不要再在舊方式中生活下去了。他們看透了帝國主義者巧妙鬼計的真正目的。後者正力圖以新的偽裝來延續他們在亞洲的統治。反帝國主義鬥爭日益在人民中擴大起來。只有達到民主和進步的力量澈底打垮反動力量為止。

在印度逗留了兩個星期後，我們是帶着這種思想離開的。

(黃炳輝譯自『新時代』第十七期——一九四八，四，二十一)

(註)「國家公僕會」是「印度教大會」的武裝組織，卑手便是該會在緬那的總圖報的編輯。

